

勾 缝

张建春

宽保没甚爱好,唯一的就晚上吃饭时,喝上一瓶啤酒,且是三碗大米饭吃完后,一口气灌下,宽保称之为“勾缝”。勾完缝,宽保伸个懒腰,似乎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快乐不过的人了。

晚上的勾缝,宽保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不缺,天寒地冻又如何?宽保的肚子里火力足,不怕的。不勾缝宽保的肚子虚空,饭粒之间有缝隙,饱得不实在。

宽保的老婆对宽保的勾缝没啥意见,男人嘛总得有点爱好,宽保不抽烟,白酒、红酒不沾边,喝点啤酒算啥,又不值钱。啤酒都是宽宝老婆从小卖部拎回的,月大三十一瓶,月小三十瓶,月平二十八瓶,不多不少。

看宽保喝啤酒是种享受,至少宽保老婆是这般认为的。瓶盖一撬,宽保对着瓶口灌,喉结蠕动三五下,一瓶酒不见了。

宽保还有一样,晚上从不在外应酬,事实上也没啥应酬,稀巴巴的一年有那么几次,宽保一应拒绝,拒绝久了,别人就把他摆在了另一边。老婆问过宽保为什么?宽保说舍不得晚上的勾缝。老婆又说外面不也可勾缝。宽保嘿嘿笑,不一样,不一样。这样回答,老婆高兴。

饭后喝啤酒称为勾缝是宽保发明的,别的人喝白酒后,说喝点啤酒淋淋,为助兴。宽保对淋字无好感,还是勾缝得力。

“勾缝”一词宽保用场多,和老婆亲热也说是勾缝,气得老婆用脚踹。

不勾缝哪有饭吃,宽保是勾缝工。勾缝是砖瓦匠系列中的一工种。砖垒砌好,砖缝破开了,缝要勾,不勾,进风进雨,墙不经用,也不好看。

勾缝技术性不强,拿起勾缝工具就能干,但勾匀称、勾平整了,却要下功夫,心要细,要舍得身子。

宽保行,他把勾缝当作是给墙描眉,用心,他勾出的缝就美,平平直直,像用尺子画出来的,为墙增色。

勾缝勾出了花,宽保受砌墙的大师傅欢迎,争着让宽保给自己砌的墙勾缝。光不光一把泥,好不好看宽保勾缝了。

最让宽保得意的是一些脸面工程,对墙要求高,勾缝随之升级,浆子颜色也不仅是青灰的,宽保就激动,精心调制浆料,下手也讲究,结果是皆大欢喜,留下好名声。

活做完了,宽保高兴,老婆也高兴,晚饭老婆加菜,啤酒拿上两瓶,意思是奖励一下,宽保不干,一瓶就一瓶,多半口不喝。

宽保为勾缝露过大脸的,小城组织最佳工匠比赛,勾缝为一项。比两样,一是快,一是好。十来个勾缝工排成列,哨子一响,都动作飞快,宽保气沉丹田,一手拿泥刀,一手拿勾具,在别人眼花缭乱时,一面墙他勾好了,至少比别人少用一半时间。快宽

保占了先。比好,别人更是不行,宽保手巧,眼睛毒,勾出的缝四平八稳,一摸不硌手。好这一项,宽保又是第一。

一场比赛宽保成了小城的最佳工匠,大照片上了小城报,很是风光。小城举行颁奖会,宽保上了主席台,晚上庆功宴,宽保想要开溜,被一把拽住了,都知他爱勾缝,可宽保搞死不喝,倒是把红烧肉吃了一大盆。

晚上回家,宽保老婆把啤酒戳在桌上,宽保二话没说,咬了瓶盖,好好勾了次缝。老婆在一边摇头,看着宽保喝,眼中有些湿,也不知为什么。

勾缝是个累活,弯腰曲背的,老婆心里疼宽保,说给宽保听。宽保不以为然,累甚,我晚上还不主动要勾缝,说完坏坏笑。

建筑上的事说不好,不知为何,勾缝的活少了下来,贴面砖、糊白墙,勾缝工渐渐的没事干了。

宽保也老了,手痒归痒,但也不能无事生非吧。不过,宽保手中无活,肚子里的缝还是要勾的,一天一瓶啤酒少不了。

没闲上几天,勾缝的活又来了。

小城原是古城,上千年的古城,些年里开城建城,古气被破坏了不少。小城要办大旅游,古建筑要恢复,修旧如旧。

有人找上了门,要宽保挂帅,给垒垒砌砌的古墙勾缝。宽保满口答应,一心扑在了古墙身上。

宽保有办法,古墙的砖缝要勾得有古意,先在料子上下功夫,糯米、砂浆、铁锈、水泥等,混了又混,料子配好,剩下是手艺的事了。

工期有要求,体量还大,宽保没日没夜带着一帮人和墙缝较劲。一较劲,宽保把回家的一顿勾缝事竟丢在了另一边,老婆把酒戳在一边,宽保就摇手,不勾了,不勾了。

大半年下来,古城的墙缝勾完了,专家来验收,突然就让人找宽保。专家一头白发,对着宽保鞠了个躬,话说得深奥:勾得好啊,缝里有乾坤。专家还说,古城的墙上要留有字,写上宽保的名字。

宽保本拢着的腰竟然挺了挺。

晚饭宽保主动要勾缝,一瓶啤酒没费事灌了下去,却是大醉,几十年唯一的。

宽保自此不再勾缝,只是喜欢拉着老婆在古城转,看一道道墙缝的走向,说这些是古城的皱纹。

白衬衣,红衬衣

郭发仔

泉塘村素净,稻子抽穗的时候,就有乡干部来村里。一身白衬衣,衣领硬实而端正。他们戴着金丝框眼镜,袜子配凉鞋,在田间地头指指点点,到处都是斯斯文文的脚印。

那时,我就像田埂上的一株牛筋草,灰头土脸的,似乎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小学阶段是被我要完的,学校与泉塘村,都不过是我的乐园。上了初中住读后,我回家的次数少了,泉塘村逐渐变得陌

不过,那白衬衣穿过几回后,总不那么平整,衣领软趴趴的;白处也不太亮,像蒙一层灰色的土,仿佛我的骨子里就有泉塘村的乡土味。后来,这件白衬衣和其他颜色的衣服串了色,蓝一块白一块,再后来竟寻不见了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,我对白衬衣仍旧迷恋,经常买了穿。虽然穿在瘦弱的身子上有些松松垮垮,但走在回泉塘村的路上,仍然有一种离地三尺的得意。不过,那时无论是县城还是乡下,白衬衣已成了大众衣物,就连村里的二傻也穿上了白衬衣。不过,二傻的白衬衣经常穿成了灰衬衣,还少了纽扣,在风里一掀一鼓的,像被扒开的老鼠洞。

初二那年,《红楼梦》嘤嘤泣泣到处上演,缠绵的剧情和插曲令人柔肠寸断,林黛玉那病恹恹的形象,一如校门口散发氤氲香气的紫色苦楝花。那时我们十五六岁,花一般的年纪,情窦初开,心里仿佛都藏着一个自己倾慕的林黛玉。但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不敢说话,只能用余光偷偷地瞄一眼,窃贼一般。那种奔放而热烈的情感被压制着,不知熬白了多少人的夜。

那时班上来了一个新面孔,转来了一个女同学。一头短发,黄里透着亮,肉嘟嘟的脸很可爱。不过,她很少笑,总噘着小嘴,受了委屈般,惹人怜爱,仿佛另一种味道的林黛玉。第一次见到她时,她穿红衬衣,裹着斜阳红光走进教室,脸上柔美的曲线在余晖里饱满而浓烈。

后来,我忍不住总偷偷地看她的背影,她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,都甜在我的心里。我变得恍惚,作业里,黑板上,连蓝天上的云朵里,都是她穿红衬衣的影子。我想,她肯定在我心里住下了。一次课间,不经意间和她相遇,抬头的一瞬间,我看到了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,如同夜空里与我直视的星星。那个春天,仿佛一切都变得妩媚至极,连天气都没怎么坏过。

其实,上学那段时间,我和她没说过几句话。每一次眼神的不期而遇,我们都迅速避开,似乎是有意中的刻意,又仿佛刻意中的无意。毕业前夕,大家互相留言。她给我写了什么,我记不清了,但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迹,怎么看都妩媚。后来,我上高中,上大学,三年又三年。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杳无音信。

上大学后的一个暑假,我不在家。家里人说一个穿红衬衣的女孩来找过我,留下一本笔记本就走了。我想应该是她,也不知道那时的她是否秀发齐腰,清纯依旧。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,时间就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墙,我在墙内,她在墙外。

人到中年,岁月斧斫的痕迹微露,白衬衣、红衬衣都成了过往的念想。于我而言,白衬衣是我写在书上的梦想;红衬衣,则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处标记。



中伤(漫画) 杨树山 作

生,我与村子之间仿佛隔了一层薄膜。那时,我仿佛知道,我的目标就是逃离乏味而苦涩的泉塘村。我在学校的声名不知怎么传回村子的,每次回去,村里有人开始笑呵呵地看我,仿佛我就是泉塘村的白衬衣。

1990年代初,南下广东打工成了我们那里一种炙手可热的潮流。那些打工回来的年轻人,一身光鲜的城市味:牛仔裤,白衬衫,脖子上还捆着一根花花绿绿的领带。他们的谈话里有着大城市里璀璨的霓虹和风情万种的夜,嘴里冒出的几句粤语,都令人感到卑微几分。这种风气开始在学校里蔓延,班上有个别同学毅然退学去打工了,慌得班主任老师经常在课前课后念叨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念咒一般。

1993年,我在村人眼里沉默了多年后,终于考上大学。拿到通知书,我仿佛捏紧了吃“国家粮”的门票。那年夏天,家里摆了酒席。泉塘村的人都来吃席,爹忙前忙后,酱色的脸上像爆开了一朵桐子花。那一天,村里俨然多了一件亮堂堂的白衬衣。

开学那天,我是坐着中巴车去大学报到的。一路上,有个打工的年轻人,捧着一个随身听,嘴里大声唱着“你看,你看,月亮的脸在偷偷地改变”。他得意他的月亮,我惦记着包里爹给我做的白衬衣。

